

經本第六十面第五行，六入裡面最後的一段，「意入」。

【阿難。譬如有人。勞倦則眠。睡熟便寤。覽塵斯憶。失憶為忘。是其顛倒生住異滅。吸習中歸。不相踰越。稱意知根。兼意與勞。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。】

意入是對法塵說的，法塵有兩大類，就是生法塵與滅法塵，意入此地稱為『意知根』，它的性是屬於覺知。經文裡面所說的寤寐是指根身，所說的憶忘是屬於器界，根身器界這四椿事都是屬於意的勞相。意知根是指第七識，同時也指第八識而說的。在經論裡面，我們所明瞭的，像本經前面所講的「識精元明」，原本是妙明真淨的覺心，這個妙淨明心忽然不覺念動，就是《起信論》裡面講的不覺，所說的不覺，本經裡面對於這椿事情說得更多。而意知根的勞相並不難知，我們稍稍省察就能夠發覺。如果意知根要是不疲勞，沒有這個勞相，我們可以說精神永遠是飽滿、是清醒的。這椿事情在修行人來說，所謂成就三昧之後，逐漸的就不會墮入勞相。三昧功夫深的人可以不要睡覺，我們現在為什麼一定要睡覺？就是我們的意知根疲倦了，所以才要相當時間的睡眠，使我們意知性能夠恢復它的作用。疲勞極了的時候，如果你不休息，它會錯亂的起作用，譬如明明叫你拿個茶杯來，你偏偏去拿個毛巾，好像頭腦失去了作用。可見得睡眠休息確實是很重要，甚至比飲食還要重要。

定功深的人不要睡覺，為什麼？他心在定中；換句話說，他的意知性不疲倦，所以就不需要休息。這椿事情不一定是在佛法裡面，在世間法裡面諸位要曉得，天人睡眠的時間就比我們少，境界愈高愈是不要。譬如我們通常講的欲界天，欲界有六層，這個六層天

為什麼叫它做欲界？因為它沒有捨五欲。但是愈是往上去，他所需要的五欲愈淡薄，這是經裡面佛給我們講得很清楚。而到色界天，就是初禪以上，沒有了，我們欲界裡面的財色名食睡五欲都斷了。諸位要特別注意到的就是食，他不要飲食；睡，他不要睡眠。在我們看起來，沒有飲食、沒有睡眠，這人不能活下去，色界初禪以上就不要了。能夠不要，可見得這個東西不是真的，如果是真實的，那不能不要，這個東西是虛妄的不是真實的，所以可以離開、可以不要。由此可知，五欲的需求愈多、煩惱愈重，需要的愈少、煩惱愈輕。這一點我們要是真正講用功修行，要特別注意到。在《圓覺經》裡面談到修行的根本，說我們眼前的。不要把境界提得太高，太高不是我們的境界，也不是我們能做得到的，這是要明白的。

真正講功夫，要斷的是煩惱。在這一大大段經文裡面所說的，「菩提瞪發勞相」，那不是煩惱是什麼？這個地方說得深、說得微細，我們從最粗淺顯的地方來講，不外乎貪瞋痴，我們是要斷這個東西。世間人貪圖五欲六塵的享受，貪心，貪不到就瞋恨，一切都滿意不會瞋恚，貪不到才瞋恚。貪到、貪不到都是愚痴，對於事實的真相並沒搞清楚。世間人之所以作惡，當然他是貪愛惡，他不貪愛惡他怎麼作惡？這是迷惑顛倒造作惡業的眾生。眼光比較上遠大一些，所謂是不修今世、修來世的，他的眼光就比別人看得遠一點。一般人淺近的只看到眼前，他能夠看到來世，希望來世能夠過得更自在一點、更幸福一點，他修善，什麼心修的？貪心修的，貪圖來世的果報，還是個貪心。學了佛，學了佛依舊是貪心，貪圖福慧圓滿，貪圖西方極樂世界依正莊嚴，還是貪心。這樣搞法會不會成就？給諸位說，沒有成就。為什麼？因為你的貪心沒斷，只是把所貪的對象換換而已。

實在講所貪的對象無關緊要，沒有重要，重要的是要斷貪心，

所以所貪的境界不重要。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，境界裡頭沒有煩惱，煩惱是從你心生，就是從貪瞋痴所生的，所以稱之為三毒煩惱。你去除的是去除貪瞋痴，不是去除善惡染淨的境界，不是，那簡直不相干。諸位明白這個，你才曉得大乘的修學，你們看看《四十華嚴》裡面的五十三參，境界有沒有去掉？沒有。在我們眼睛裡面看的善惡、染淨、邪正的境界都存在，去的是什麼？去的心，無論在什麼境界裡頭心清淨。怎麼叫清淨？不起貪心，順境裡面不起貪心，逆境裡面不起瞋恚心，一切境界了了分明、不迷惑，這就叫不愚痴，這樣修行才叫真修行。如果不是這個修行法，還是用貪瞋痴三毒煩惱來修行，怎麼能成無上菩提？佛門裡面常說「因地不真，果招迂曲」，蒸沙作飯永遠是辦不到的。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裡，還有沒有這個心？這就是勘驗自己的功夫。如果還有這個心，這是凡夫，如果這個心一天比一天淡薄，你的境界就有進步，這個境界是好境界。

如果你的心地清淨，那你成就了，所謂是歷事鍊心。經裡面常講「理可頓悟」，這個道理確實聰明智慧的人可以一下就明瞭；可是「事須漸除」，事是什麼？貪瞋痴的煩惱。如果從佛法裡面來講，見思煩惱、塵沙煩惱、無明煩惱，這不是一下就可以斷得了的，要在境界裡頭去磨鍊，漸漸的斷掉，所以說事須漸除，就是這個道理。說到修行，首先是要明理，理路要不清楚就免不了盲修瞎練，自己走錯了路子，自己不曉得。以貪瞋痴做因地心來修行，這就是路子走錯了；以清淨心來修行，這個路子就對了。所以修行，首先要辨別你用的是什麼心，它不論事。就是事不是重要的，是次要的，用什麼心這是重要的，成敗關鍵是從這個地方來決定。我們的妙明淨心迷了，這就變成生滅心，就變成妄心，妄心就叫做意知根，它有能力攀緣根身器界，它有這個能力。這個意知性，在我們凡夫

看來，就是俗話說稱之為靈魂，在我們佛法裡面叫做神識，我們在六道輪迴捨身受身都是它。但是諸位要曉得，這不是我們的本性，如果你要是執著「這一定不是我們的本性」，這個話又講不通是我們帶著迷惑顛倒的本性；真正的本性不帶迷惑顛倒，它是帶了迷惑顛倒的本性。

在此地佛也舉個比喻來給我們說明，『勞倦則眠，睡熟便寤』，這個可以拿現代的話來講，就是講我們的精神現象。我們的精神，精神是以我們的六根，以這個身體為它的境界，它在這個境界裡面起了活動，就是起作用，於是眼能見、耳能聽、身可以動作，身心的行為就是意識的作用。它的作用實在是太廣大，比前面五根作用要大得多，前面五根的作用是有侷限的。這個意是思惟想像，它能夠想過去，又能夠想未來，可以說除了真如本性之外，它都有能力攀緣得到，這個作用太大了。舉的比喻只舉一種，希望我們在這一個比喻裡面能夠聞一知十。經裡面所舉的比喻，舉的我們精神疲倦疲勞的時候就要睡眠，睡熟了就醒過來，精神也恢復。怎麼叫熟？精神恢復就醒過來，精神疲倦就睡眠。這種現象，實在來講我們每個人情況也不相同，有的人很短暫的睡眠他的精神就恢復，有些人要很長的時間，甚至精神都恢復不過來。

也許諸位曉得，世界上最著名的拿破崙，拿破崙一天只睡兩個小時，而且他睡眠還不一定要床鋪，戰壕裡頭眼睛閉閉打個盹就行了。所以這是一般人都比不上他的，他能夠打勝仗、能夠指揮大軍，實在有他的條件，就是他的精神能夠專注、能夠集中。在我們佛法裡面講，這是相當定力，他的精神意志能夠統一，不容易分散，所以他比別人的精力就要旺盛得多，極少的時間就能夠恢復。我們心思散漫，一天到晚胡思亂想，所以八個鐘點睡眠，精神還是恢復不過來，道理在此地。換句話說，每個人精神集散的幅度不相同，

因此每個人睡眠的時間，精神體力的消耗、恢復就不一樣。這是一點淺顯的道理，我們要曉得。

佛舉這個比喻，顯示根身是意知性的親相分，第一個表現在我們的身體上。『覽塵斯憶』，憶是講記憶，我們見到了，這個記憶想起來很久沒有見到這個人，一下見到，想到我好久沒見到你；不見，不見就不會記起來。或者是人家提起就想起來，要是不提、不見的話，不會想起來。『失憶為忘』，記不起來，記不起來就忘記了。這個現象從哪個地方說？給諸位說，就是從睡眠跟醒來的時候。睡的時候你什麼都忘掉，醒過來這個境界又恢復，這個記憶又現前，這是最明顯的。雖然佛說這一點的現象，可是這個現象確實含著有很深的意思，使我們體會到人生、宇宙確實是夢幻泡影，你要是說你是真實的、一切都是真實的，那你睡熟的時候哪一樣是真實的？睡熟了什麼都不知道，哪一法是真實？醒來的時候，好像又覺得這個幻化之現象，以為有這回事情。所以古人說睡眠是小死，天天都要小死一番，你還不警覺，還把外面境界相當作真實的，還在這裡面去爭、去奪、去取？這就太愚痴了。

一個覺悟的人，他曉得這一切現象都不是真實的，包括自己這個身心，不是真實的，經文說這是「菩提瞪發勞相」而已，不是真實的。所以覺悟的人，在這境界裡面不分別、不執著、不起妄念，他的生活是自在的、是圓滿的。自在圓滿從哪裡看？身心清淨就自在圓滿。決定不是說大富大貴這才圓滿，不是的，是得自在叫圓滿，位高、富足他過得很痛苦，那怎麼能叫圓滿？所以說富而不樂不是圓滿。圓滿就是身心無事、清閒自在，這是圓滿。清閒是不是什麼事都不要做才算是清閒？不是的，所做的事情是自己歡喜做的，不是被某種力量逼迫你做的，那就不自在了。做你自己歡喜做的事情，輕鬆愉快，作而無作、無作而作。我們今天之所以每天要勤苦

的工作，為什麼？為了生活，為生活所逼迫。覺悟的人，他每天也勤奮的工作，他不是為他自己生活，他是心甘情願的為饒益眾生。

《淨名經》裡面講，「饒益眾生，而不望報」，這多自在。如果我們做一樁事情還希求著報酬，這就不自在，為什麼？有條件的，這是有為之作。根本沒有求報的念頭、意念，這個作是清淨之作。

諸佛菩薩應化在世間，像三千年前釋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，示現的是八十年，他活八十歲，講經三百餘會，說法四十九年，人家那是作而無作、無作而作，得大自在，這是出家的榜樣。維摩居士示現的是在家的榜樣，也有妻子兒女，亦富亦貴，示現的是在家佛，這是兩個典型的榜樣留給我們看。而在《華嚴經·入法界品》五十三參裡面，更明顯的顯示出各行各業。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以為講經說法才是饒益眾生，那錯了，饒益眾生的事情太多了。士農工商各行各業，我做這個行業，我就要把它做得盡善盡美，便利於一切眾生，而不是圖利。如果是為自己的名與利而做的，這是世間人，這不是佛菩薩；為了利益社會、便利眾生而做的，這就是饒益眾生，這就是菩薩。五十三參裡面有不少菩薩是經商的商人，做營利的事業，那就是菩薩商人、佛商人，那個商人是佛、是菩薩。他很會經營，他有智慧，發了大財是不是自己享受？不是自己享受，是叫大家都能夠享受到。所以這個商人，每一個人見到他都生歡喜心、都生恭敬心。為什麼？他能夠利益大眾。如果這個商人賺的錢，他自己一個人受用、他一家人受用，而不顧別人，這就是俗話說「一家飽暖千家怨」。世間人你發了財，別人看到你嫉妒你、恨你；菩薩發財，因為他不是自己用，他叫大家去享受，那我們大家，「他發的財愈多愈好，他愈多，我們享受愈多，我們得的好處愈多」，所以就變成大家歡喜。

一個人是如此，再給諸位說，一個國家也如此。如果日本要是

真正是行菩薩道，把它的技術無條件的貢獻給世界任何國家地區，你來學，我都培養你，使我們全世界大家都能夠均富，那日本人走到任何地方人家都歡迎、都敬重。為什麼？你有技術、你發了財，我們全世界人人都享你的福，你這個國家，人人都願意保護你，都願意你能夠更發達、更興旺。菩薩教給我們的就是這個道理，教我們貢獻給社會，貢獻給一切眾生，不要為了自我，不要為著你自己一家，這是菩薩法，所以菩薩所做無不是清淨的。凡是求自利的這不清淨，凡是利他的就清淨，不是為自利；凡是自利的不圓滿，凡是利他的皆圓滿。

這是從這一點點，就是寤寐、憶失，我們就要覺悟到這個道理。佛菩薩在世間稱之為遊戲世間，你們想想這個遊戲多自在！我們學佛最低限度也得要學到這個境界，這一生在世間遊戲人間得大自在。經裡面所舉的就是說明，我們每一天醒了要睡、睡了要醒，就這樣子過了一輩子，如果這一輩子要是悟了，從這裡面覺悟了，好；如果是不悟，這就是生死輪迴的縮影。所以諸位從這裡頭細細去省察，確實能夠將六道輪迴的大道理悟出來，不必讀佛經，你也就能夠明瞭。這種現象，有幾個人曉得它是唯心所現？不明瞭它是唯心所現，而認為這是事實、是實有的，所以佛在此地說『是其顛倒生住異滅』。悟的時候我們說它是生，醒了好比是生，睡著叫滅，這個生滅就是覺、不覺。醒來的時候一切都覺、都明瞭，覺生了；睡著的時候不覺，不覺就是你的覺性滅了；在兩者之間我們稱之為住；前與後我們稱之為異，生住異滅遷流不住。這是我們講最粗、最明顯的四相，生住異滅這四相，在我們一天到晚當中，非常明顯的呈現在我們眼前。

如果講到極其微細的生住異滅這四相，那就不是我們能曉得的，將來我們在《大乘起信論》裡面會討論到微細的生住異滅，那通

常講八地菩薩才能夠見得到。我們能夠把粗相見到，對我們修行人來說就有很大的好處。我們的煩惱放不下，主要就是不曉得這個道理，如果曉得這個道理，我們的生活是什麼？不過是生住異滅四相遷流而已。你要是了解這個真實相，你對於世間一切得失取捨之心就冷淡。為什麼？曉得一切都是假的。我再舉個例子，你們自己好好想想。你們爭取功名利祿，你今天要錢，要了幾十萬、幾百萬的金銀財寶，擺在你面前，到你一睡著，在哪裡？睡著了什麼都沒有！你在睡著的時候，金銀財寶那時候不能夠現在你的夢中，在什麼地方？從這個地方如果一覺悟，好，我就是得到全世界，你死了之後，你哪一樣能帶去？作夢的時候夢裡頭一樣都帶不去，不能帶到夢中，死了之後一樣什麼也帶不去。你爭來爭去不是一場空嗎？既然是一場空，你又何必要去爭它？何必去造作這個罪業？

所以佛教給我們做人的態度，叫恆順眾生、隨喜功德，有大道理！教我們隨緣而不攀緣。攀緣是什麼？這裡面有取捨得失的心，這是攀緣。隨緣是什麼？一樣的事情，裡面沒有取捨得失，自在，心多自在！而我們一切的受用，再給諸位說，你沒有開悟之前，這我們講大悟，沒有見性之前你的受用是福報，福報是一定的，所謂是「一飲一啄莫非前定」，一定的。你想多一點，多不了；你想少一點，也丟不掉。你要是明白這個事實，你還求什麼？不求了。這樁事情，希望諸位認真的去念念《了凡四訓》，你就明白了。我自己命裡面有多大的財富，我這個財富捨得乾乾淨淨，到明天它自然就來了。為什麼？你命裡有，丟不掉。如果我命裡面有，捨掉了，捨掉就沒有了，那是你命裡沒有。命裡面沒有的我想保也保不住，會丟掉的。

佛講「財為五家所有」，被小偷偷去，被強盜搶去，被火燒了，被水淹了，敗家子給你敗掉，哪一樁是你的？所以佛教給我們修



福，福是愈修積愈多，絕不是能夠保守得住的。就同做生意的商人一樣，他的錢再去經營、去販賣，這個利益利息才愈來愈多。你如果把錢守在那個地方、放在那個地方，坐吃山空，何況還不一定能保得住。世法不是真實的，佛法教給我們修福，這是真實的，所以你明白這個道理，才真正的肯修福，積極的去修福，不會積財。經裡面給我們說得很好，「積財喪道」，心裡一天到晚都是名利得失，這個心哪裡會清淨？道心是清淨心，清淨心為名利所染污了，那就不叫做道心。所以從這個很淺顯的生住異滅四相遷流，逐漸去體悟。在這段經文裡面，佛的用意是叫我們認識意根的行相，也可以說是意地的相分，真是顛倒生滅。

『吸習中歸，不相踰越』，這兩句話不太好懂，吸是講吸收，習是講習氣，無量無邊的習氣誰能夠吸？這就是第七識。七識叫轉識，八識叫藏識，八識好像是個倉庫，七識好像守倉庫的那個人，它能把外面東西轉運過來、收藏起來。所以意知根主要是講第七識，當然既然說意知根了，八識、七識、六識都包括在其中。但是這裡面最重要的、分別力量最強的是第六意識，執著力量最強的是第七識。阿賴耶識只管含藏，它分別的力量、執著的力量都不強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識精能夠含藏見相兩分的種子，種子都是歸其中。因為具有無始的習氣，而且是念念受薰，永無間斷，種子薰現行、現行薰種子，這就稱之為無始的輪迴現象，輪迴從哪來的？就是這樣子來的。由此可知，習氣難斷，我們俗話常講習慣成自然，一生養成的習慣都不容易改，何況無始劫來的習氣。而這微細的習氣我們決定覺察不到，所以佛講八地菩薩才見到阿賴耶，換句話說，就是見到阿賴耶的現相。這就是說明吸取習氣，再歸到意根。

這個四相剛才講，說到微細的生住異滅，這個我們都叫做無明，生相無明、住相無明、異相無明、滅相無明，這是講到極微細的

。《大乘起信論》有很長的一段文來說明這樁事。這個四相無論是細、無論是粗，都是剎那不停的，我們最粗的相就是睡了又醒、醒了又睡，這個四相也是不停的，可以說從我們出生一直到老死，也沒有一天停過，所以說無論粗細現相都是不停的。那個細相更是剎那不停，佛給我們講「一剎那有九百生滅」，這樣的細相我們怎麼能夠看得出來？所以這裡說「不相踰越」，就是它有個順序，生住異滅，它一定是有這麼個程序，生、住、異、滅，一定是這樣的，這個現象就稱之為意知根。如果意要是什麼境界都不攀緣，寤寐恆一，這就是佛法裡面修學理論的依據。意要是不攀緣，意就是真心，叫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；它要是攀緣，攀緣就叫末那識、第六意識。

修行要在轉識成智，怎麼轉法？你要是明瞭，《楞嚴經》裡面所講的「歇即菩提」，歇是第六意識不攀緣了。第六意識不攀緣是什麼？在一切境界裡頭不起分別心，不攀緣，第六意識就叫妙觀察智。第七意識不攀緣，第七意識不攀緣是什麼現象？一切法裡頭不執著，立刻就轉為平等性智。只要六、七一轉，阿賴耶就轉大圓鏡，前五識就轉成所作，超凡入聖了。說起來，你看看多容易！理論確實就是這樣。六祖之所以能夠成為六祖，說個老實話，就是他的意不攀緣。六祖說，惠能心中常生智慧。他不攀緣，第六意識緣外面境界的時候不起分別、不攀緣，妙觀察智，無量無邊的智慧從這裡生了。第七識不執著的時候，平等性智在一切境界裡頭都現出來，所以他的心中常生智慧。再想想看，我們凡夫怎麼樣？我們的意識攀緣，第六識的分別、第七識的執著，所以我們心中是常生煩惱，不是常生智慧。煩惱跟智慧，是一不是二，智慧迷了就叫煩惱，煩惱悟了就叫智慧，是一不是二，只是迷悟不同，說出兩個名詞而已，其實是一樁事情。

意要不緣，再給諸位說，生住異滅四相俱不可得，根本就沒有。因為你攀緣才有這個四相，你不攀緣哪有這個四相？所以說入定，定的境界是什麼？定的境界是不攀緣，定的境界永遠是清淨，生住異滅四相統統都沒有了，這叫定。不究竟的是小定，可是在定中確實沒有四相，定失掉了，四相又現前。我們要講世間法，世間法定力最深的是非想非非想天，我們常講非想非非想天的壽命是八萬大劫，實際上那個八萬大劫就是他的定功，他入這個定有這麼長的時間。可是八萬大劫到了，定失掉，失掉了四相又現前，所以不究竟。四相現前，換句話說，又要生死輪迴，這就是講非想非非想天人他也出不了三界，道理就在此地。

再說到我們念佛人，念佛人的功夫，到功夫成一片的時候，這個時候並沒有得到念佛三昧，只可以說接近三昧，換個名詞來說就是「未到定」，沒有到家的定，不能說他沒有定，定沒到家，沒有成功，這個時候可以帶業往生。雖沒到家，但是必須要曉得，這個定有能力伏煩惱，他有這個能力。如果你這未到家的定連煩惱都伏不住，這不行，往生條件不夠。什麼叫能伏煩惱？意在境界裡攀緣，這就是煩惱，換句話說，你第六意識在境界裡才生分別就是煩惱，才有執著就是煩惱，才有妄念就是煩惱，你要曉得這個道理。你這一句佛號有了力量，就是心一動的時候「阿彌陀佛」，「阿彌陀佛」把你的分別執著妄想都取代，二六時中只有阿彌陀佛。執持名號，只分別執著這一句話頭，其他一切境界都不分別執著，這叫功夫成一片。但是我話說到這個地方又怕諸位聽歪了，「好了，我一天到晚阿彌陀佛，什麼事情也不要做，我一做事情不就心又亂了嗎？」什麼事情照做，心裡面得清淨這叫功夫成片。什麼事情都不做，一天到晚閉著眼睛在那裡念阿彌陀佛，這叫功夫成片嗎？這不是。樣樣事情都做，無論你是哪一行哪一業，你的事情都做得很好。

為什麼你的事情做得會比別人好？別人心裡有妄念、有妄想，你沒有妄想，心裡就生智慧。

為什麼？譬如別人一般人心裡有取捨、有得失、有利害，這就是妄想，他就會迷在那個境界裡頭。你做這個事情沒有得失、沒有取捨、沒有利害，你看得清清楚楚，正所謂是「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」，你在這個世間永遠做個旁觀的人，樣樣事情看得清清楚楚，你就會比別人做得更圓滿、看得更清楚、想得更周到，一個道理！並不是佛菩薩保佑你、加持你，不是的，是你用心清淨，你沒有得失利害，這就是神保佑你，就是佛菩薩加持你。你曉得這個道理，所以佛法裡頭沒有迷信，講用功的是善於用心。處理事情的時候，咱們講念佛，諸位還要記住、還要明白，念佛，佛是什麼？佛是覺而不迷，心在一切境界裡覺而不迷，就叫念佛。而絕不是一直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，對於什麼境界都迷惑顛倒，這叫念佛嗎？不叫念佛。口念心裡沒有念，那有什麼用處？憨山大師所說的，一天就是念上十萬聲佛號，喊破喉嚨也枉然！

你要是明白這個意思，沒有事情的時候，拿著念珠念阿彌陀佛，這是念佛；有了事情，對於一切事情都明瞭、都不迷，這叫念佛。這個時候不是念的阿彌陀佛，是辦你的事情，辦你的事情不迷，心裡面覺而不迷，這就是在念佛。諸位千萬不要搞錯了，「這個佛號我沒有念，我今天沒有念佛」，你不懂，念佛也是沒念；你真懂得，一天到晚一聲佛號也沒有念，你那個沒有念就是念念沒間斷。首先你要認識那個佛字怎麼講法，什麼叫做佛？「阿彌陀佛」這句話是印度話，翻成中國的意思，阿是無的意思、彌陀是量、佛是覺，整個翻成中國意思是無量覺；換句話說，無論什麼事情沒有不覺的，這叫無量覺。念阿彌陀佛就是樣樣要覺，樣樣都迷不得，這叫念阿彌陀佛。你一天到晚就是「阿彌陀佛」，十萬聲佛，死在這個

名號裡，什麼都不曉得，迷惑顛倒，那怎麼叫念佛？怎麼能夠斷煩惱？所以學佛先要求解，對理論、方法、境界都要正確的明瞭，我們才能談到是如法的修行，這樣才能夠成就，成就什麼？就是成就阿彌陀佛，成就無量覺。不然的話，那就是盲修瞎練。

「兼意與勞，同是菩提瞪發勞相」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不但業識所現的性境是勞相，這是唯識裡頭一個術語，業識是指阿賴耶識，而且是阿賴耶三細相裡的第一個，業相。這就是一念不覺而有無明，這個相已經是勞相，何況由性境所變現出來的，所謂獨影境、帶質境更不必說了。連性境、連業識都是菩提瞪發勞相，何況其餘？從三細、六粗，演變成十法界依正莊嚴，哪一個相不是菩提心中的疲勞之相！正因為如是，所以永嘉大師在《證道歌》裡頭，說了一句很有名的話，「夢裡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夢裡是什麼？就是菩提勞相。菩提心裡面有勞倦之相，才現十法界依正莊嚴；如果菩提心是覺相，這裡面就沒有十法界這些相。所以這個相，諸位要曉得，《金剛經》上講的話言簡意賅，佛跟我們講「凡所有相皆是虛妄」，又告訴我們，因緣所生法，當體即是空。

佛成佛了，成佛了就是覺後空空無大千，可是有些佛他在因中發了許多的願，雖然到成佛了，就好像是睡覺作夢的時候，作夢原先不曉得，譬如夢裡面原先不知道在作夢，在夢裡有很多人，看到那些人很苦，我要幫助他，我要叫他們都得到幸福。等到自己一曉得自己是在作夢，我這個要是夢一醒了，夢裡頭那些眾生，我許的願不都落空了嗎？於是怎麼樣？曉得作夢，不求醒，還繼續作下去，大作夢中佛事。在夢裡面修種種的功德，來教化這些眾生、來供養這些眾生，這在佛法裡叫帶惑潤生。所以，哪一個佛成了佛？如果成了佛，就是這個夢醒過來了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。成佛的人，他一定把他的地位拉下來不成佛，他住在等覺菩薩的地位上。等覺菩

薩與佛差別在哪裡？佛無明斷盡，圓滿大覺；等覺菩薩帶一分生相無明，帶這一分不斷，因為這一分要是斷了，三界就沒有了，他就不能幫助別人。

所以我們稱佛叫大慈大悲是從這個地方稱的，他有能力斷這最後一品無明，他不斷，這叫慈悲。為什麼不斷？為了一切眾生，他要留這一分生相無明；換句話說，他有能力醒過來，他不醒，他還要繼續在作夢。雖然繼續作夢，他跟夢中其他的人可不一樣，他覺而不迷。我們用夢境來做比喻，也只能夠比個彷彿，沒有法子比得那麼真切，這是不得已的一個說法，希望諸位從這個地方去體會。佛於一切眾生有恩德，恩德就從這裡說的；佛有智德，大覺這是智；佛有斷德，他能夠斷見思、塵沙、無明煩惱。佛有恩德，就是他保留一分生相無明，在九法界是應以什麼身得度，他就現什麼身，來幫助這些迷惑顛倒的眾生，這是恩德。十方三世一切諸佛，他所表現的都是這樣的，這也正是菩薩所應當學習的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今天講得不多，六入裡面除了第一段是很重要的，我們細說，末後這一段也非常重要，為什麼？六入裡頭畢竟是心為主，所以凡是講到心法，我們都要多說幾句。其餘那些枝枝葉葉少說幾句，無關緊要，緊要的地方我們應當要細講。